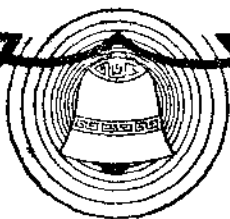


國學彙纂叢書之三

蔣伯潛編著

正中書局印行

文字學纂要

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初版

國學
叢書

文字學纂要

全一冊 定價國幣三元五角

(外埠酌加運費匯費)

編著者 蔣 伯 潛

發行人 吳 秉 常

印刷所 正 中 書 局

發行所 正 中 書 局

(1751)

校整
：勁德

滬·本

3/1

目次

緒論	一
一 什麼是文字學	一
二 爲什麼研究文字學	六
三 怎樣研究文字學	一三
本論一 造字	一八
第一章 文字底濫觴	一八
第二章 文字底創造	三七
本論二 六書	四九
第一章 六書底來歷及其名稱次第	四九
第二章 象形與指事	五六
第三章 會意與形聲	六三

緒論

我們研究任何一種學問，必須先了解三個問題：（一）這種學問是什麼？（二）為什麼研究這種學問？（三）怎樣研究這種學問？知道「這種學問是什麼」，就是要明瞭它底意義、內容和範圍；這樣，方能確定我們研究的對象。知道「為什麼研究這種學問」，就是要明瞭它底效用，以及它和別種學問底關係；這樣，方能確定我們研究的目的。知道「怎樣研究這種學問」，就是要明瞭研究它的訣巧；這樣，方能確定我們研究的方法。別種學問如此，文字學也是如此。本書底宗旨在述說文字學底概要，並為有志研究文字學的人們指引一條路徑，所以當先把這三個問題——文字學是什麼，為什麼研究文字學，怎樣研究文字學，——分別加以說明。

一 什麼是文字學？

「文字」這兩個字，如其把它們分開來講，則「文」自「文」，「字」自「字」，「文」是「獨體的」，「字」是「合體的」；造字之初，先有「文」而後有「字」。但是

現在習慣的用法，已把「文字」二字合成一種名詞了。凡有形體寫在紙上，作爲代表一個聲音、一個意義的符號，可用以組成句語，表示完全的意思的，都叫做「文字」。研究文字底形體、聲音、意義，以及它們底關係與變遷的，便叫做「文字學」。

世界上各民族有各民族底語言，便也各有代表語言的文字；如印度民族有梵文，歐洲各民族有俄文、英文、德文、法文。我們中華民族是一個龐大的民族，不但漢、滿、蒙、回、藏五大族各有不同的文字，就是邊疆民族，如僮僮、夷族等，也各有他們底文字。不過漢族在中華民族中占最多數，而且開化最早，文化最爲發達，所以大家公認漢字爲全國通用的文字。本書所述說的，便是研究漢字的文字學。

文字學舊稱「小學」。爲什麼有這名稱呢？因爲古代底字書都是小學裏教學童識字用的。班固漢書藝文志敘錄古書，在六藝略（這一類是關於六經的書）末，附「小學」一類，後面的序裏說：

「古者八歲入小學。故周官保氏掌國子，教之『六書』。漢興，蕭何草律，亦著其法曰：『太史試學童，能諷誦書九千字以上，乃得爲史』。（史即今之書記）。吏民上書，字不正者，輒舉劾。」

按古代人小學的年齡，各書所載不同。禮記內則說，「十年出就外傳」；尚書大傳既說「十有三年始入小學」，又說「十五始入小學」；只有大戴禮記保傅篇說「年八歲而出就外

舍」，與漢志同。大約八歲至十五歲，是古代小學底入學年齡。周官，王莽時劉歆改名周禮，今存。保氏，是周官中地官司徒底屬官。周官原文，保氏教國子以「六藝」，（這六藝是禮、樂、射、御、書、數）。「六書」是六藝中之一藝。內則說：「十年出就外傳，學書計」。「書」是「六書」，「計」是「九數」。即此，可見古代小學教科中，有識字一科。漢初，太史考試學童，須熟識文字九千以上，方得考取，充當書記；吏民上書政府，文字有不正的，便被彈劾；古代底注重文字，由此可以想見了。漢志「小學」類底書目如下：

「史籀十五篇。八體六技。（此四字疑有錯誤）。蒼頡一篇。凡將一篇。急就一篇。元尚一篇。訓纂一篇。別字十三篇。蒼頡傳一篇。（此爲蒼頡篇作傳，是訓詁之傳，如詩毛公訓詁傳之類；非爲蒼頡作傳狀之傳）。揚雄蒼頡訓纂一篇。杜林蒼頡訓纂一篇。杜林蒼頡故一篇。（故同詁）。——凡「小學」十家四十五篇。（按家數合，篇數不合）。」

後面的序裏，分別加以釋說：

「史籀篇者，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。」

「蒼頡七章者，秦丞相李斯所作也；爰歷六章者，中車府令趙高所作也；博學七章者，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。文字多取史籀篇，而篆體復頗異，所謂秦篆者也。」漢

與、閭里書師合蒼頡、爰歷、博學三篇，斷六十字以爲一章，凡五十五章，並爲蒼頡篇。

「武帝時，司馬相如作凡將篇，無複字。元帝時，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。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，皆蒼頡中正字也；凡將則頗有出入矣。」

「至元始中，徵天下通『小學』者，以百數，各令記字於庭中；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，順續蒼頡。又易蒼頡中重複之字，凡八十九章。臣復續揚雄，作十三章，凡一百三章，（按當云一百二章）。無複字。六藝羣書所載略備矣。」

「蒼頡多古字，俗師失其讀。宣帝時，徵齊人能正讀者，張敞從受之；傳至外孫之子杜林，爲作訓故，並列焉。」

據漢志底序說看來，則史籀篇爲周代教學童識字之書。蒼頡、爰歷、博學三種是取史籀篇中文字改編的，漢時閭里書師合爲一篇，亦以教學童。凡將以下，或是續蒼頡篇的，或是訓詁蒼頡篇的。則漢志所錄這一類的書，本是教學童識字用的；叫做「小學」，原也名實相孚。後人沿用漢志舊名，習焉不察，把一切關於文字的書，都叫做「小學」；於是「小學」便成文字學底別名了。

經學起於兩漢。西漢初，承秦始皇焚禁經書以後，故學者以傳授古經爲急務。傳授古經，故首重傳寫，次重整理，又其次則是解釋。傳寫，則須注意於文字底形體，以免錯誤；

整理、解釋，故須注意於章句底辨析，文字底意義和音讀。所以經學勃興之後，文字底形、音、義，也大爲學者們所注意。漢志底附「小學」於六藝略之末，一般學者底以「小學」爲經學底附庸，便是因此。

文字學底發達則在東漢，因爲東漢經學家底學風，和西漢不同。一、西漢經師所傳習的，是用漢隸書寫的「今文經」，東漢時，雖間有今文經學家，終不如「古文經」傳習之盛，二、西漢經師之說經，重在大義，東漢則重在訓詁名物。古文經盛行，故學者對於古代文字，研究特盛；重在訓詁，故學者對於字義的研究特盛。那時稱爲「五經無雙」的許慎，便著成一部說文解字，把所錄的字，分做五百四十部，每字加以解釋，說明它底形體和意義。這一部書，直到清末，還是文字學底權威。所以我國文字學應當以許慎爲開山祖師。

說文解字是就字形解釋字義的。爾雅則以解釋古代底名物語詞爲主，可以說是「部研究字義」的專著。這書雖託名於周公孔子，其實是漢代經生集錄諸經底訓詁而成。其中說解，多與古文經周禮及古文經學詩毛傳合，所以康有爲新學僞經考斥爲劉歆僞造。我想，此書即使非劉歆所造，也當出於古文經已發現，古文經說已興盛的時候。此後，如廣雅、埤雅，都是繼爾雅而作，以研究「字義」爲主的。

東漢劉熙作釋名，辨析名物典制，而全書皆用「音訓」。就「字音」研究「字義」，

當以此書爲最早。魏李登作聲類，晉呂靜作韻集，則專就「字音」，作分析綜合底研究。蓋自東漢蔡愔求佛經以後，梵文隨佛經輸入中國，「字音」底研究獲得極好的比較資料。故魏孫炎發明「反切」，齊梁時確定「四聲」。駢文和詩大盛以後，文人也都注意於用字的聲韻；又有就詩經楚辭研究古人詩文所用之「韻」的；於是「今音」「古音」底研究漸盛。歐洲文字輸入以後，「字音」底研究，更覺便利了。

說文解字之說「字形」，雖也旁采「古文」「籀文」，但終以「小篆」爲主。古代鐘鼎文字底搜集，起於宋朝，如歐陽修底集古錄，趙明誠李清照夫婦底金石錄，原是古董家考求古代彝器底成績。到了清代，乃據此以研究古代文字。及德宗時，河南安陽底小屯，又發現商代刻有文字的龜甲獸骨。其初，亦但爲好古者收藏的古董。至王國維諸學者出，乃據以研究古代文字。鐘鼎文甲骨文底研究既盛，從前兢兢株守說文解字以解「字形」之文字學，乃得一大解放。

文字形音義三方面底研究，既各有相當的發展；把它們綜合起來，正式的文字學便完全成立。這樣的文字學，決不能說它仍是經學底附庸，決不能仍舊稱它做「小學」了。

二 爲什麼研究文字學？

學者底研究學問，是無所爲的。如有人問他：「爲什麼研究學問？」他會回答說：

「爲學問而學問」。有所爲而研究學問，則其目的往往不在學問本身，而在於名望、地位，甚至於等而下之的貨利，研究學問不過是達各種目的之手段而已。所以我們研究文字學，也當抱學者底態度，爲文字學而研究文字學，文字學之外並沒有其他目的。——可見我們研究文字學，並非是窄而深的專門研究；不過想知道文字學底概要，爲將來專門研究文字學時闢一門徑，爲研究其他和文字學有密切關係的學問打一基礎，爲我們增加一種常識。所以我們不能妄以文字學專家自命，說是爲文字學而研究文字學，說是不爲什麼。

就最淺近的一端來說，一般人寫作文章時，往往別字連篇。有因形似而誤者；例如根本底「本」字，原來是「字下部加一」，指示樹木下部的根，一般人多誤寫作「本」；「本」字從「大」，從「十」，音滔，是增進的意思。有因音近而誤者；例如「來」是來往底來，「未」是未耜底耒；一般人往往把來往寫作「未往」。有筆畫似是而非者，例如「步」字，篆文作，象跨步時左右二足一前一後；一般人多寫作「步」，下半個寫成一個「少」字。又有因字義大同小異而致誤者；例如「聽」和「聞」，「視」和「見」，是有分別的；大學裏一視而不見，聽而不聞，中庸裏一視之而不見，聽之而不聞，是最好的例；如不加斟酌，隨便亂用，便錯誤了。懂得文字學底概要，便不至鬧這些笑話。文字是文章底基本分子，要文章寫作得好，當以文字學爲基礎工夫。劉勰文心雕龍底章句篇說：「人之立言，因字而成句，積句而成章，積章而成

篇。篇之彪炳，卒無疵焉；章之明靡，句無玷也；句之清英，字不妄也」。韓愈也說：「凡作文章，須略識字」。毫沒有文字學常識的人，不但有寫別字的危險，要用文字達其情意，而恰如其分，也是難的。例如「徘徊」、「徬徨」、「盤桓」三個複詞，雖都是一聲之轉，而義有不同；「徘徊」但指來往無定的散步而言，「徬徨」則有心緒不安的意義，「盤桓」則又指在某處遊散；用錯了，文句底意義也隨之而異。又如文言文中「歎」、「乎」、「哉」三助詞，都是表示疑問、反詰、嗟歎的，而其聲氣不同，所表示的語氣便有弱或強，婉轉或勁直的不同。曾國藩說：「欲以戴（震）錢（大昕）段（玉裁）王（念孫、引之）之訓詁，發爲班（固）張（衡）左（思）郭（璞）之文章」，並非虛話。此其一。

六經傳記，周秦諸子，馬班史書，其中所用，多古字古言。文字則或用音近通借之字，如漢書底「尉安黎庶」，「尉」字借作「慰」；或用此字原來之義，如孟子底「若火之始然」，「然」之本義即「燃」，考工記底「作其鱗之而」，「而」之本義爲「頰毛」。詞語則或用古語，如詩底「毋然泄泄」，「泄泄爲古語，孟子解道，「泄泄，猶沓沓也」；或用當時的方言，如左傳釋楚令尹子文小名穀於菟道，「楚人謂乳穀，謂虎於菟」；或逕象口語中的聲氣，如史記載信陵君的話道，「晉鄙，嘯嘯，宿將」，載陳涉故人底話道，「夥頤，涉之爲王沉沉者」。「嘯嘯」是表示可惜的嗟歎聲，「夥頤」是表示驚

訝羨慕的嘆歎聲；而注者以「多言」解「嚙」，「多貌」解「夥頤」，便是重大的錯誤。古代印刷術未發明，書籍都須傳鈔，傳鈔便不能無誤。如大學，「見賢而不能舉，舉而不能先，命也」，解者紛紛多不能得其要領。實則「先」字篆文和「近」字相似，誤寫作「先」；「舉而不能近」，正和下文「退而不能遠」相對；舉賢而不能使與國君接近，得其信任，是「命」，退不善而不能遠，則是大臣之「過」。又如孟子「必有事焉而勿正，心勿忘，勿助長也」，也不易懂得；實則「正」「心」二字是「忘」字之誤。「必有事焉而勿忘，勿忘，勿忘，勿助長也」，言必須從事於此而勿忘，但勿忘，又不可助長。諸如此類，非懂得文字學，則閱讀時必難索解。——此其二。

陳澧東塾讀書記說：「天下事物之象，人目見之，則心有意；意欲達之，則口有聲。意者，象乎事物而構之者也；聲者，象乎意而宣之者也。聲不能傳於異地留於異時，於是乎書之爲文字；文字者，所以爲意與聲之迹也。」語言所以宣達我們底情意；但爲空間時間所限制，不能傳之異地，留之異時，所以用文字把它們記錄下來。孔穎達說：「言者，意之聲；書者，言之記」。王安石說：「人聲爲言，迹以爲字」。正和陳澧底意思相同。文字既所以記述語言，則古代底文章，自必與那時底語言相合。尚書中的盤庚、大誥，後世人以爲詰屈聱牙，難讀難解的，在當時實爲人人都懂的白話文告。漢書藝文志說：「書者，古之號令。號令於衆，其言不立具，則聽受施行者弗曉。古文讀應儻雅，故解古今語

而可知也」。爾，同邇，雅，雅言，猶今云標準國語，爾雅，就是和標準語相近。「立具」，是照着白話寫成，不加文飾。古代底白話文告，後人所以不易了解，因為語言因時代而變遷，記錄語言的文字則寫下後不能改變。元曲裏常用元幫人底白話，如「兀的不」，「麼哥」，我們現在看了，也是難懂的。不但尚書，就是論語孟子裏也多照着當時底口語直記下來的。例如論語記孔子叫他底學生，回也，參也，由也，賜也，似乎同取「也」字爲名，而曾子則有時叫他「參也」，有時又叫他「參乎」；其實「也」即是「呀」，「乎」即是「啊」，「參也皆」，即是「參呀是魯鈍的」，「參乎吾道一以貫之」，即是「參啊我底道是一以貫之的」。這不是直記口語，照着孔子說話時的口吻語氣寫成的嗎？又如孟子說許行，「且許子何不爲陶冶，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」？「舍」字，注者都不得其解。其實，「舍」字即是「什麼」底合音，「什麼」爲「尸乙」，「什麼」爲「尸丫」，後者現在浙江杭縣底方言中尚有之，前者現在浙江紹興縣底方言中尚有之，「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」，即是「什麼都可從他家裏拿取來用」。這不是照着孟子的口語直記下來的嗎？秦漢以後言和文，方漸漸分離。我們現在要提倡語體文，要創造文學的國語，使語言和文字仍能合一，則詞語當如何鑄造，句子當如何組織，古代底語言與現在的方言當如何斟酌採用，都尚待研究討論。這又非對於文字學有相當的研究，能知道漢語漢字底本質和歷史不可了——此其三。

從前翻譯佛經的人，對於文字，都有相當的研究，故其譯名，雖係另鑄新詞，也都妥適。如唐僧玄奘、慧琳作一切經音義，所引有關於文字學的專書，多至數十種。近來翻譯西文的人們，於文字學未窺門徑，所以新造的譯名，每多失當。化學名詞，用「形聲」字底造法另造新字新詞，如金屬底「鋅」、「鋁」，氣質底「氫」、「氧」之類，原無不可。但如譯 *geometry* 爲「幾何」，便不如舊譯「形學」妥當得多；因爲「幾何」但譯字首 *geo* 之音，而義又近似，譯者或自詡爲音義兼譯；不知「地理」，英文叫做 *geography*，如但譯 *geo* 之音，也可譯作「幾何」；「幾何」就是一「若干」，就是「多少」，算術、代數、三角，都是計算多少的，也可以叫做「幾何」。又如 *match*，普通譯作「洋火」，此詞根本不能成立，或作「火柴」，較洋火稍好，但還不如北平土話叫做「取燈兒」，更不如日本譯作「燐寸」。又如 *logic*，嚴復譯作一名學，是從周秦諸子底名家取意的；章士釗譯作「邏輯」，是譯它底音的；普通又譯作「論理學」。這三種譯名，畢竟那一種好，便要費斟酌了。總之，譯名多須另造新字，非於文字學研究有素，不易使之妥當。——此其四。

民國八年五四運動以後，改革漢字底議論，甚爲塵上，或主張改用拼音，或主張簡省筆畫。改用拼音，無論是採用羅馬字母，或主張注音符母獨用，在幅員寥廓，方言龐雜的中國，未能統一讀音語言之前，就改用拼音文字，會不會反而破壞統一的文字，使得各地

方底人不能以文字互通情意，姑且不去論他；但欲製造拼中國語言的字母，便非有通曉各省方言而又精於文字學底聲韻之人，不能完成。民國初年，教育部召集各省代表製造注音字母，便因築室道謀，事倍功半，即其前車之鑒。至於簡省筆畫，有的主張採用俗體字，如「種」作「种」，「麼」作「么」。但「种」是姓氏，宋朝有個种師道是有名的人物，此字底音讀當爲「く」和「種」字不同；「么」是小的意思，引伸作一，如「么麼小醜」，「么二三」，其音讀爲「一么」，和「麼」字不同。諸如此類，怎能代用？又如「歎」，簡字作「歎」，「觀」，簡字作「觀」，「鷄」，簡字作「鷄」；「鷄」字也可以寫作「雞」，則簡寫成「雞」，「歎」字既作「歎」，則「雞」字也可簡寫作「雞」，「觀」字既簡寫作「觀」，則「歎」字也可以簡寫作「歎」；由此類推，則「漢」字可以簡寫作「汉」，「溪」字也可以簡寫作「汉」；那末「雞」、「歎」、「汉」，究竟是「雞」是「雞」，是「歎」是「歎」，是「漢」是「漢」，如何分別呢？所以要改革漢字，也非深通文字學不可。——此其五。

以上五端，不過就眼前的事，隨意舉例，並非說文字學底效用，已盡於此。我國古代文字，象形的居多，次之是標意的，所以在考古學上，幾乎和古代器物有同等的價值。王國維已就甲骨文字考證出許多商代底史料來了。所以古代社會底進化史，也可於文字中求之。我國龐雜的方言中，尚保存着許多古音和古語。黃侃研究古今音，有許多是得之於閩

粵人底方言的。翻過來說，則文字學也可以爲言語學者研究我國語言之一助。——總之，我們爲什麼研究文字學？因爲文字學底效用極大，因爲它是許多學問底基礎，許多與學問有關係的重要工作，非先研究文字學無從着手。

三 怎樣研究文字學？

這是進一步，說到文字學底研究法了。文字學底研究法，舉其重要者有二：一曰「歸納的研究法」，二曰「比較的研究法」。嚴復天演論敍引英人 John Mill 底話道：「欲考一國之語言文字，而能見其理極，非諳曉數國之語言文字者不能也」。何以故？因爲要比較研究的緣故。馬建忠文通自序說：「爲之字櫛句比，繁稱博引，比例而同之，觸類而長之，窮古今之簡編，字裏行間，渙然冰釋，皆有以得其會通」。這就是歸納的研究。現在就這兩方法，各舉實例如左：——

(1) 比較研究法底實例

英人 Edward Clodd 著「本書」名曰字母底故事 (The Story of The Alphabets)。他說，文字底演進，可分做四個時期：第一、是「助記憶時期」 (The Memory Stage)；第二、是「圖畫時期」 (The Pictorial Stage)；第三、是「標意時期」 (The Idiographic Stage)；第四、是「標音時期」 (The Phonetic Stage)。他所說的，是歐洲各國字母演進